

繡像小說



第十七期

繡像小說第七十二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二十一回 繡像

巧安排雨覆雲翻

曲敷衍風平浪靜

第二十二回 繡像

裝門面重臨譙會

做圈套巧賺銀錢

活地獄

惜秋生

第四十三回 繡像

生僻壤鯤鵬搏翅

入圓扉蠅蝨攢膚

學究新談

吳蒙

第二十五回 繡像

竊名譽忝附時流

截辮髮難爲監督

市聲

姬文

第二十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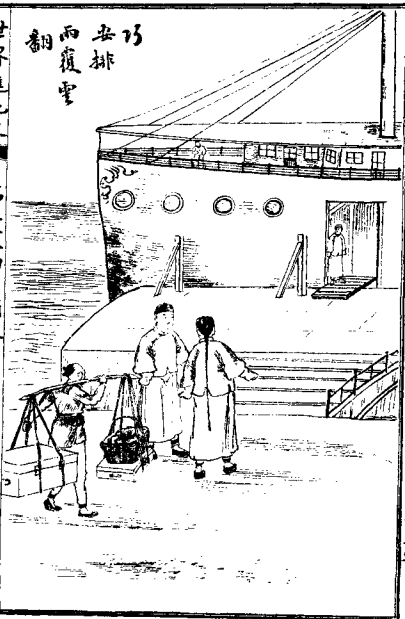
炫東家騙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員露馬脚

理想美人

斥候美談

巧
安排
而
復
聖
翻



曲敷風浪
行半靜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二十一回

巧安排兩覆雲翻

曲敷衍風平浪靜

却說韋百功出了二千洋錢。買得四件古董。歡歡喜喜的回到電報局裏。隨後古董店的夥計。同了一箇下人。將這立軸手卷造像銅器。都送到局裏來了。百功點過不差。便取一千五百塊洋錢的鈔票。交在古董店的夥計手裏。那同來的下人看着。還要討幾箇賞賜。百功不去理他。也就走了出去。一面叫下人到紅木作裏。尋幾箇精巧的匠人。到局裏看過造像銅器的格式。量好尺寸。做了兩隻架子。後來聽得何道臺要起身了。趕緊將四件古董裝好。還買了許多土物。六百銀子的程儀。是親手交與何道臺的。請他將東西帶去。總要在制臺大人前說些好話。何道臺自然應允。還坐了馬車。送到輪船上面。做出依依不捨的樣子。何道臺見了。覺得到了上海。虧他十分的款待。又送了許多銀子。心上着實過意不去。便自立起來。對着百功說道。我們這樣的要好。倒不如換了帖子罷。百功一聽。心花頓時開放。上前推着何道臺坐道。大哥在上。小弟應有一拜。何道臺便拉着百功道。我們既做了自己弟兄。何必要這樣的俗套。但是愚兄在此

說。照賢弟這樣的人才。將來不怕不闊。就有現在的一番磨折。也是尋常得極的。愚兄見了制臺大人。一定將賢弟竭力保舉。若得歡喜這幾件古董。那喜信是不消說了。即使制臺大人不合意。也當替賢弟找箇門路。謀謀將來的機會。愚兄說的都是老實話。只要賢弟放在心上就好了。當下百功千多萬謝。還說小弟的帖子。只好隨後補的了。恰好又來一箇客人。也是同何道臺送行的。百功不好說話。便自立起身來。連作了幾箇揖。還說些費心拜託。一路順風的幾種話。始與何道臺分手登岸。上了馬車。歡歡喜喜的一逕回電報局來。隔了幾日。打聽那電政大臣處。也沒有什麼撤差的明文。忽然見下人手裏。拿進一封南京的信。拆開細看。却是何道臺寄得來的。上說四件古董。制臺大人已經收下。并且十分歡喜。上海查案一層。得有愚兄竭力剖白。大約可以消釋。一二月間。還當另委好的差使。以外無非幾句客套而已。當中夾着一箇換帖的盟帖。百功得了這信。便手舞足蹈的快活。正想出去散散步。却見一箇新來的會辦。說是今朝到差。百功明知自家的差使撤去了。忙尋了一所公館。落得嫖賭喫着。一切自由了許多。不上一箇月工夫。南京委札下來。竟委了一箇甯滬鐵路的會辦。此番差使闊了。有些勢利小人。都來同百功道喜。內有一箇姓羅。名字叫什麼少堂的。更比他人親熱。

就要與百功換帖。請喫酒。請看戲。賠去的銅錢不少。後來還對百功說道。百哥。你若用什麼款子。儘到敝莊上用就是了。百功徐徐的說道。現在却沒什麼用場。只要拿一二萬銀子。放在手頭便了。亦無不可。少堂聽到這話。要想回絕。又恐百功生氣。況他新得的鐵路差使。將來二十萬三十萬存到莊上。也是應有的事情。因此硬硬頭皮說道。百哥。銀子是幾時要用。小弟可以送來。百功道。有則立刻送來。不有則回絕一聲。可以到別處拿的。少堂聽他口氣。連忙到莊上去搜括了二萬銀子。自家送到百功的公館裏。百功始對少堂說道。愚兄想打幹一箇關道的好缺。有了二萬。還要湊上幾萬銀子。方始夠哩。少堂以爲是箇實話。更加放心無疑了。原來百功騙了潤甫一注銀子。何道臺到了。已經用去大半。現在天良發現。想起潤甫終究是箇好人。不能虧負他的。就是款待何道臺。孝敬制臺大人。若不有這一萬銀子。那裏好如此寬展。得了好差使。既有人來趨奉。趁此機會。向人借些銀錢。也好還了潤甫的款子。恰巧少堂說上話來。所以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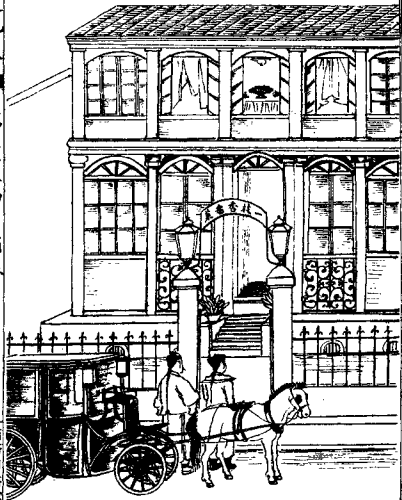
要他二萬銀子。一面叫下人去請元老爺來談談。那知潤甫得信。只道他一萬銀子。京裏還不夠用。躊躇了一回。方對下人道一聲。就來。推了許久的工夫。叫包車推到電報局去。進門一問。說是韋大人已經撤差。公館在新馬路梅福里。潤甫聽得這話。心裏突

的一跳。想起百功所說的話。都是無憑無據的。這一萬銀子。不要上了他的圈套。便叫車子推到梅福里來。心裏還是委決不下。到門看時。貼着簇新的一張門條。上寫是會辦甯滬鐵路工程事務章公館。門口坐着一箇下人。是見過元潤甫的。便直豎的立了起來。潤甫踱進去。看這房子。祇有三樓三底。底下三間。是兩間會客。一間作爲公事房。那時百功正在會客。看見潤甫來了。便叫下人請他在公事房裏坐着。等到客人散了。吩咐下人去叫幾樣小菜。過來同潤甫二人飲酒談心。不等潤甫說到前回的銀子。已拿出二萬兩的劃票。指與潤甫看道。這一萬。是兄弟歸還潤翁的。這一萬。是存在潤翁號裏。不時要使用的。當時潤甫收好。還問起電報局如何撤差。蕪湖道如何無信。現在如何的得了鐵路會辦。百功不好直說。便捏造了許多面子說話。就說電報局公事太忙。所以辭了差使。蕪湖道打幹不及。制臺心裏抱歉。所以委了箇鐵路會辦。潤甫認他是真情實話。還是代爲可惜。忽又安慰百功道。制臺大人既有這樣的看待。將來還可謀箇兼差。就不希罕什麼實缺了。百功點點頭道。我在此也這樣想。連呷了幾杯酒。百功已有醉意。後來有下人扶在榻上。連那潤甫回去。他也沒有知道。過了幾日。便有人來薦什麼文案帳房。百功揀兩箇要好的朋友。應酬了下來。以外是一概不理。真是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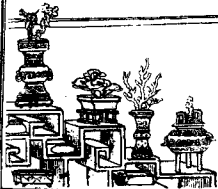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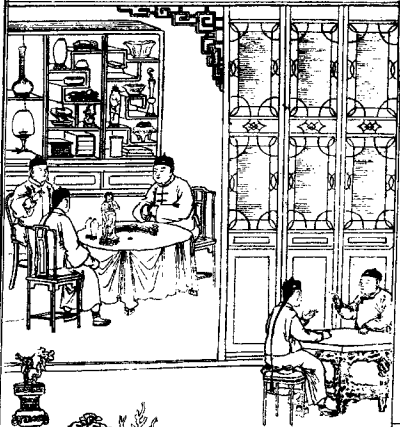
庭若市。清晨起來，便有什麼王大人、李大人，過來拜望。一會了面，不是想來薦人，便是請去喫酒。因此認識了許多的闊朋友。還有電報局裏的幾箇人，都想謀幹差使。一聽百功關了，便來百般的趨奉。只有張伯瑞、張象通、吳伯典的幾箇人，得了這種信息，更加咬牙切齒。暗暗裏把百功罵了一頓，也是沒奈何他。還是伯瑞見機，一箇人叫了車子，竟到新馬路來，尋着了梅福里，又有貼出的門條好認。到門送進名片，果然會着百功。談了幾句，便向百功附耳說道：「百翁報上的說話，別人都道兄弟做的，實在冤枉極了。那時兄弟也不好與人分說，就去打聽那與百翁爲難的人，後來竟被兄弟打聽出來。百功便道：你打聽得是那箇？伯瑞笑嘻嘻說道：與百翁爲難的人，却有兩箇。一箇姓吳，名喚文豪，他號叫做伯典。一箇却與兄弟同姓，名喚容萬，他號叫做象通。那兩箇人是鄙陋不堪的。現在雖與兄弟同事，實在不能相處。前回聽說百翁的差使，在那電報局裏，兄弟來過幾次，逢着百翁公出，總是不得見面。現在百翁得了這樣的闊差使，調劑兩箇窮朋友，也是極容易的事體，倘能念到舊日的交情，一定要將兄弟提拔的了。百功被他說得心動，果然應允薦事。過一日，還到經緯書局去拜伯瑞，不料名片進去，竟被伯典象通先看見了，問起下人說來，拜望張伯瑞、張老爺的，二人心裏盤算，曉得

伯瑞變志。暗暗恨他不過。隨後百功進來。穿着紅頂花翎。搖搖擺擺的與那伯瑞見禮坐定。談起的話。無非應酬朋友的幾句通套。只有伯瑞一心要他薦事。做了無數求人的醜態。究竟百功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表門面重臨總會



做圖套巧賺銀錢



世界進化史

惺 菴

第二十二回

裝門面重臨讌會

做圈套巧賺銀錢

却說韋百功一見了伯瑞的面。便曉得他的景況不好了。但看一間屋裏。擺了一張破桌子。丁字式的。搭了三隻棕墊架子。牀上的被褥。十分醜陋。就說帳子是一頂舊洋紗的。已經補了兩大塊。自己坐在牀沿上面。還讓百功坐在靠桌子的椅上。所說的話。無非栽培提拔的幾句。百功聽得厭了。便道。伯翁。你既有這箇地方。暫時也可混混。將來遇着了好的機會。兄弟自當來有屈伯翁的。即便呷了一口茶。立時告辭出來。伯瑞自然送至門外。看百功上了馬車。方始退了進來。忽見伯典象通二人。忿忿的奔上前來。將伯瑞的衣襟揪住。口裏說道。你這沒志氣的東西。爲何同此種人往來。起先不是你說的話麼。百功的品行。如何不好。百功的學問。如何不通。現在他是一時鬪了。你就去拍他馬屁。趨奉着他。還要託他謀事。以爲好靠他一世的了。今朝我們來問問你。還是要住在此地。還是跟着韋百功去。若要跟着百功去的。現在立刻滾罷。不可把鋪陳行李。還留在此地。那時伯瑞急了。只得哀求着二人。還說百功念着舊情。打聽我在此處。

局裏辦這編譯的事情。所以過來拜我。不好禁住他不許來的。既然來了。究竟是我的舊朋友。只好敷衍他幾句。並不真想他薦事。其中伯典是箇忠厚人。看見伯瑞如此情形。便叫象通放了他罷。伯瑞被這一氣。弄得病倒牀上。約有兩箇月光景。方始復元。再說百功別了伯瑞。一逕回到公館。想起伯瑞這人。何以卑鄙至此。說要薦箇事情。也該留些身分。恰好下人進來。說是李大入請喫大菜。百功吩咐就來。即忙換了衣服。看那請客條上。是在一枝香第四號內。仍去喚好馬車。匆匆的向着四馬路來。就在一枝香的門前。停下了車子。百功進去。有細崽領到四號房內。裏面的主人已經到了。讓過座頭。百功就在椅上坐定。看見請的客人裏。也有幾箇熟識的。彼此談談時事。內有一箇客人說道。昨日我在小東門古董店裏。看見一尊玉佛。却有一尺五六寸高。還有一對白玉花瓶。一支三鑲翡翠如意。一箇透綠的翡翠班指。這幾件東西。照我估算起來。還不過四千銀子。那知一問價錢。說要賣二萬銀子哩。忽有一箇人來。買了許多煙壺手鐲之類。又買了一串朝珠。還的價錢。實在要算一箇內行。就是批點東西的毛病。考據東西的出處。說出幾句話來。着實有些道理。忽又有一箇人來。拿出玉佛玉瓶如意班指與他看了。竟是讚賞不絕。說在上海地面上。一時竟找不出照樣的東西來。讚賞了

半天。便問價錢如何。那箇店裏的夥計。認他看上了東西。一口氣。便討了三萬銀子。這人說道。東西雖好。那裏值到這樣價錢。頂多一箇折半價。那夥計不肯。這人笑着說道。也罷。加上一千銀子。算是一萬六罷。夥計仍是不肯。這人加到一萬七。夥計還不肯賣。後來這人走了。我去拿這東西。逐件的細看。實在不懂他好處。不知他何以討了這麼大價錢。自家不敢相信。還請了幾箇弄古董的老手。同去看過兩回。也是看不出他好處。估算價錢。大約在四五千上下。聽說百翁在古董一道。很高明的。不知其中還有什麼好處。可否請教。百功聽見說着。忙問這店在小東門。地名叫做什麼。這人說道。我們明日同去走走。百翁意下如何。原來此人姓董名梓。號喚祥芝。也是江蘇的候補道。聽見百功送了幾件古董到南京去。制臺大人把他十分的擡舉。就派了鐵路會辦的差使。這董祥芝也想效學故事。逐日的在幾片古董店門口轉着。只是沒有眼睛。沒有膽量。終不敢買到一件東西。此番走了百功的門路。只要肯答應下來。那買下的古董。一定也是制臺大人所賞識的了。那知百功聽了董祥芝的一番說話。在那裏細細揣摩。究竟是什麼意思。轉念一想。橫豎沒有進出的。同他去看看再說。便約定了明日一同去看。當夜席散無話。到了次日。果然董祥芝到梅福里來拜章百功。百功迎了進去。說

起要同去看古董的話。百功答應了。便吩咐下人配馬車。祥芝本是坐着馬車來的。兩部車馬。一前一後。滔滔滾滾。逕自小東門河濱進發。到得古董店門口。兩人下了車。走進。自有夥計招呼。祥芝便叫夥計把昨天的玉佛玉瓶如意。玳瑁指搬將出來。請百功過目。百功仔仔細細看了一遍。便搖頭道。四千多銀子還值。這人還到一萬二。真真有些不懂了。夥計接口道。今天一早。那人又來了。還到一萬八了。百功道。着實可以賣了。夥計道。你老不知道。這東西不是我們自己的。是一箇金大人寄在我們店裏賣的。金大人現在到北京去了。臨行的時節。說過一句。說要不是這箇價錢。千萬別賣給人。百功道。這也難怪。說完又談了一會別的。二人上馬車走了。再說這家古董店。是上海城一箇富戶開的。這富戶姓孫。從前纔通商的時候。外國人來的也少。生意也好做。這孫富戶的祖父。是在洋行裏做侍者的。洋東見他誠實。着實喜歡他。後來洋東要回國去了。就把這行託他經理。洋東回國不久。得了肺病死了。這行就落在孫富戶的手中。他又善於居積。不上十年。發了百把萬銀子的財。到他兒子手裏。也是一錢不用的。這孫富戶生小却喜嫖賭。也化了無數若干錢。虧得一箇老家人。從旁一力勸阻。後來看看上海歡笑場中的滋味。也不過如此。便灰了心。平白地又沒有事做。就弄古董。先買進

是假。後買進是真的。等到古董弄的精了。便開上一月古董店。借此收收東西。每天飯後。孫富戶必親自到一次。這天到了。夥計說東翁。那要賣四件頭玉器的又來了。他已經還到二萬一了。孫富戶一想。這人大約是箇傻子。出二萬一千銀子。來賣這四件東西。莫非他另有什麼寓意麼。倒得扳他一扳。回頭便對夥計說。你出去說。客人誠心要買。二萬六千兩是萬萬不能少的了。原來姓金的臨去時候。對孫富戶說過。我只要賣二萬銀子。餘下來的便是你們的賺頭。孫富戶嘴裏雖答應。心裏却暗暗好笑。於今這箇人還到二萬一千兩。已經有了一千兩賺頭。心裏想這注買賣。不能把他放下去。便捧了小煙袋。踱到客堂裏。夥計正在那裏和那人爭論價錢。夥計說不用再說了。客人你自己對東家說罷。孫富戶一看那人。氣派很闊。知是箇冤大頭。請教名姓。纔知道姓馬。號梅溪。也是一位過路觀察公。二人便談起四件玉器來。馬道臺亦已肯出到二萬二千銀子。孫富戶又讓了一千兩。說是二萬五罷。馬道臺加到二萬四千兩。不肯再加的。孫富戶方始答應他。言明三日後銀貨兩交。馬道臺站起身來走了。孫富戶送過。回到剛纔坐的帳房。不禁心花怒放。再把那四件玉器看看。實在看不出他的好處來。到了臨走的時候。又叮囑了夥計幾句。方纔進城。到得第二天。孫富戶正在家中喫飯。

一箇夥計。氣喘喘趕得來。說寄賣玉器的金大人已經回來了。恰恰到店裏。說這四件東西不賣了。要拿回去了。孫富戶不覺大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聖僻
環
鯨鵬縛
翅



活地獄

第四十三回

續像

一
園麻
城莊
攢厝



活地獄卷之八

茂苑借秋生著

願雨樓加評

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鯤鵬縛翅

入圓扉蟻蝨攢膚

話說北通州地方有箇秀才。姓王名國重。飽有才學。從小就有些傲性。等到長大了。更變了一付古怪脾氣。和人說話。要是一句話不對。便反插兩眼。叫將起來。因此有些人等開都不去親近他。及至進了學。做了秀才。天無箬帽大了。北通州地方。念書人雖多。明白的却少。都不過守着幾本高頭講章。做幾句試帖時文。了此一生。惟有這王秀才。外面雖固執。裏面却開通。常常託人買些新書新報。閒下來便把他當消愁遣悶的東西看。越看越有滋味。先不過看看上海出的新書新報。後來竟看到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盧梭民約論。亞密斯丹原富那些書。方纔曉得中國所以積弱積貧之故。有時看到了痛快地方。竟有拔劍斫地把酒問天的光景。漸漸的對人說話。什麼自由平等。流露於口角之間。北通州人當他是瘋子。還有幾箇稍爲明白點的。說他是革命黨。列公可曉得這革命黨三字。就是謀反叛逆的鐵板註脚。麼王秀才自從有了這箇革命

黨的名氣有些親友都和他疏遠了。怕的是連累自己。從此以後，便一傳十，十傳百。有些刮入官府的耳朵裏去了。這些官府分什麼青紅皂白，人家說什麼，他便當什麼。況且王秀才的冤家也多。有些造他謠言的，一回說他是康有爲的弟子，一回說他是孫文的幹事員。官府因爲沒有憑據，不好拿他怎麼樣。暗暗的記住他的名字就是了。可巧那年天津火車站上，出了刺客，丟了一箇炸彈。要想謀害欽差大臣，那刺客事機不密，走漏了風聲，便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早已是桃之夭夭了。官府搜捕黨羽，雪片般的文書發到府裏縣裏來。府裏縣裏便派了差人馬快，天天到茶坊酒肆裏去搜尋行刺的刺客，及刺客的黨羽，碰着稍爲面生點的，不問情由，拖了就走。等到審問明白，取保釋放，已是喫了幾天苦頭了。後來鬧到北通州地方，地方上的人，便疑心到王秀才。說他總有點路道。剛剛火車出事的時節，王秀才不在家。到天津探親去了。火車事敗，刺客在逃，他也回來了。人家更加疑心他。北通州的州官聽了這箇風聲，立刻發下一條火籤，便把王秀才鷹抓燕雀似的拿了去了。因爲是刺客一案，不敢怠慢。連夜點差解往天津。天津縣接到文書，驗明年貌，便吩咐釘銬收禁。王秀才到此田地，連分訴都分訴不來。他又是耿直性子，惟有混帳亡八大罵而已。當時差人也不去理他，把他推

推搦搦推進了監門。王秀才忽然眼睛前一暗，覺得別有天地，仔細一看，黑洞洞的地下潮溼得緊，霉氣薰人，再朝上邊看看，一帶高牆砌的十分堅固，連飛鳥都飛不出一箇別說是人了。柵欄門的木柱有臂膊，這樣粗過了一重，又是一重，裏面蹲着許多死犯，簡直不成人樣的了。頭髮都有寸把長，面孔上污穢不堪，身上披一片掛一月，咽喉裏鎖着胡桃大的鍊子，手上手銬，腳上腳鐐，上半段還有挺棍繫在那裏，坐又坐不下，睡又睡不直，看他們的神氣都很自然，有的在那裏罵人的，有的在那裏唱歌的。王秀才猶如看吳道子地獄變相圖一樣，前面一箇禁子歪戴着因秋帽子，穿着藍布小襖，套着蒲鞋，把王秀才牽糊猴一樣牽到一箇所在，說小王你就在這兒歇歇罷，咱們明天見罷，你可有什麼說話，我給你傳到家裏去招呼，弄幾箇錢來，王秀才大罵道：別說我沒錢，就是我有錢，也不犯着賞給你們這些奴才那禁卒，冷笑道：好罵好罵，回來你聽罷。說完，便把王秀才項上的鍊子繫在一扇柵欄門上，揚長走了。王秀才到此一無法想，只得也學那些同伴蹲了下來。他身旁有箇老囚，頭髮都花白了，看見王秀才蹲了下來，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嘴裏便叫道：小三兒呢？那邊一箇年輕的聽見叫喚，說在這兒呢。老囚說：你給我掙扎着過來。小三兒便一步一步的爬將過來。老囚又朝着

小三兒對他努了努嘴。小三兒理會得。爬到王秀才身邊。故意歪着身子。橫到王秀才身上來。王秀才讓又讓不開。正在着急。又覺得小三兒的頭和自己的頭靠在一處了。小三兒滿頭都是蟲。聞着王秀才的肉香了。剛剛頭髮接頭髮。那些蟲一箇一箇的從小三兒頭髮上爬到王秀才頭髮上。兩人頭髮猶如替蟲搭了一座浮橋。一樣咬的王秀才又是痛又是癢。後來也麻木了。糊裏糊塗的人也蹲不住了。兩脚一叉。却待要跌。被鍊子繫住。跌不下去。王秀才的身子。賽如懸了空了。就這樣的耗了一夜。明天一早。只見昨日那箇禁子。拿着一面牌。把王秀才拉了上去。說是聽審。王秀才到得堂上。天津縣審了一遍口供。王秀才縷述前情。天津縣究竟還明白些。覺得弄錯了。吩咐開了鍊鏑。改押在班房裏。雖說是一堆稻草。幾塊松板。較昨天在監裏的樣子。已是天懸地隔了。王秀才在班房裏押了多日。幸虧一位同窗的。在北洋武備學堂裏當教習。知道了這件事。詳細寫了一封信。給天津縣。說王秀才不過是一箇狂生。生平并無劣迹。不可偏聽一面之詞。陷人入罪。各等話。天津縣纔把他取保釋放了。王秀才回到家裏。恨極了。剪了辮子。改了裝。把家裏的東西變賣了箇乾淨。把老婆送回娘家。他便出洋留學去了。臨行的時候。說我要死也死在外國了。不情願再住這種有天無日頭。

世界了。這句雖是憤激之談。然而也是現在的實情。再說王秀才上了輪船。到得上海。打聽到日本的船。是禮拜日開。先去買了票子。在三菱公司碼頭上候着。等到下午。船便開了。這船名喚神戶丸。船上的搭客。有箇五六百人。倒是中國人居其大半。王秀才看看沿路的風景。倒不寂寞。有天在甲板上。銜着煙斗。在那裏散步。一箇也是改了裝的中國人。臉上很有一種嚴肅之氣。站在那裏。一回望望海水。一回望望太陽。出了神了。王秀才走到他面前。皮鞋囊囊。方把他驚覺。回過臉來。看見也是中國人新改裝。便點了點頭。招呼了一招呼。二人動問名姓。王秀才方曉得那人姓辛。叫國明。是直隸人。二人敘起來。正是同鄉。不覺更加親熱了。王秀才問他往日本去幹什麼。他說我本是直隸警察局的局長。現在要到日本去調查警務。辛國明也回問了王秀才幾句。王秀才一一告訴了他。說自己如何在家安分守己。如何被人誣告是革命黨。陷在監裏如何的苦楚。現在冤枉已明。因爲恨極了。所以破釜沉舟。到日本去留學。辛國明歎息了一回。方說中國黑暗。到了極點。外國監獄制度。他們是不曾夢見過的。王秀才聽見辛國明說外國監獄制度。便要請教。辛國明慢慢地說出一番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從前誣盜誣賊現在誣革命黨誣刺客真是愈出愈奇

頭髮接頭髮便如替蠶搭了一座浮橋君房妙語絕天下

外國監獄制度作者知了稔矣故欲於下回書發爲一篇大文章閱者拭目俟之

名稿
附 譽
時 沈

學究新談

第二十五回
續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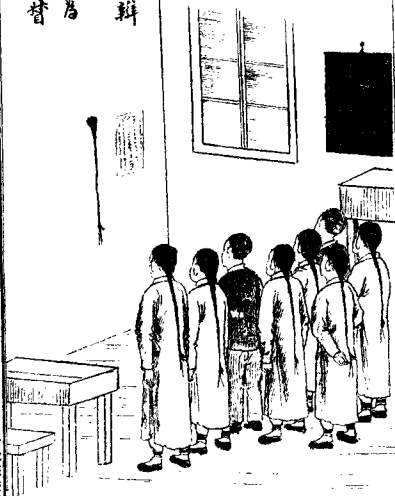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七
二期

A 19 1



裁輯
髮難
為督
監替



第二十五回

竊名譽忝附時流

截辮髮難爲監督

吳蒙

且說南京有箇昌明學校在城裏鈔庫街。本是私立的。這昌明學校的發起人姓沈名蔭墀。號鳳林。是六合縣人。從前做秀才的時候。一樣也念八股念試帖。等到朝廷變法。廢了科舉。沈鳳林也改絃易轍了。他家裏向稱富有。開着好幾座當舖。還有分到上海天津各處的綢緞鋪子。沈鳳林有樣本領。是一生專在名譽上做工夫。有的錢。把來結交官府。今天請某觀察。明天請某太守。見着稍爲有些聲望的。年紀大的。就拜他做老師。四時八節的孝敬。年紀輕的。就和他換帖拜把子。如兄弟。若弟十分親熱。有幾箇有骨氣的。看他這種樣子。覺得卑鄙。都不去理他。其餘那些窮候補以及奔走風塵的志士。却當他是箇孟嘗君。久而久之。人家曉得沈鳳林是名士。他又把平日詩文之類。刻了專集。到處送人。等到朝廷變了法。還不上兩三箇月。他又把著作刻了。送人就換了什麼天下大勢論。盧梭學說。孟德斯鳩學說。人家都詫異說。沈鳳林雖五官并用。兩三箇月裏也看不完這些書。就算看完這些書。非平素有心得的。也發不出這種議論。又

過了些時候。朝廷詔令各省設立學堂。沈鳳林首先捐輸一萬吊錢。及一所大房子。作爲蒙養學堂。就是這昌明學堂了。稟帖到了學務處。學務處大爲獎勵。說他能毀家興學。培植人材。洵屬熱心各等語。更把他興頭的了不得。有班慕浮名的學界朋友。都來恭維他。沈鳳林日日被他們恭維。恭維得自己也忘其所以。居然是大英雄大豪傑了。此時沈鳳林又在捐局裏報捐了箇試用道。便紅頂花翎起來。有時也夾在鄉紳隊裏。隨班行禮。這年兩江高等學堂。爲着起了風潮。監督自行辭退了。沈鳳林便託了許多人。來鑽謀這箇缺。先在裏面運動好了。過了幾日。果然奉到高等學堂監督一差。查有沈紳蔭埤。堪膺是選云云。沈鳳林登時上院謝委。制臺不過勉勵了幾句。擇了吉日。便去到差。那裏曉得兩江高等學堂。肄業諸生。是各府各州縣所立中立學堂申送來的。學問程度。有極好的。他們初以爲沈監督必是非常人物。所以大家遵守規矩。沒有一箇不恭順。時候久了。漸漸覺得沈監督到處外行。便有瞧不起他意思。沈鳳林有些明白了。想用法子。去羈縻學生。他本來在南京花牌樓開了一座大書局。連着編輯所。的上至教科課本。下至小說。無一不收。他便在書局門口。貼了一張紅紙。說是本局兼收外來撰譯各稿。又暗暗囑咐總理人。凡是高等學堂學生拿來的稿件。無論如何不

通。總得收買。而且價錢較平時從豐。高等學堂學生。得了這箇風聲。箇箇人在自修室裏。無明無夜。著起書來。一脫了稿。就拿到沈監督開的書局子裏去。經理人得了東家的吩咐。自然來一樣。收一樣。不上兩箇月。就收了無數若干的稿子。帳上開銷到兩萬多塊錢。高等學堂的學生。從此便歌功頌德了。後來沈鳳林見學生們貪得無厭。煩不勝煩。他的書局裏。每天送稿子來求售的。擠破了大門。漸漸的用出挑剔手段來。十種裏不過收箇五六種。又過了些時。書局裏經費支絀了。十種裏不過收上兩三種。到後來索性不收了。學生們從前是歌功頌德。到了現在。却是罵不絕口了。沈鳳林裝做不聽見。也只索罷了。那年十二月裏。高等學堂。照各學堂例。放了年假。有些學生。過不了年的。便來想弄沈監督的錢。內中有箇上元縣的廩膳生。叫做李搏鵬的。爲人極其刁猾。還有一箇柳紹元。一箇張亞禹。平日是和李搏鵬一鼻孔出氣的。搏鵬爲着看上了釣魚巷一箇姑娘。叫做五子的。每逢禮拜放假。必去嫖一夜。前前後後。所化也不少了。到了年底。還有百十塊錢的局包。沒有開發。窮極無聊。約了柳張二人。寫了一封信。送到監督公館裏去。說每人要借二百塊錢。沈鳳林看了。沒有理會。李搏鵬又寫了封信去。沈鳳林惱了。把信丟在地下。叫把送信的人趕出。搏鵬從此恨極了沈監督。鴨蛋裏

尋骨頭似的到處找他的錯兒。明年正月照例開學。沈鳳林仍舊做他的監督。這些學生便不似從前那樣的馴謹了。動不動打盤砸碗。有時在飯廳上把菜潑了滿地。監督走出去申斥他們。他們早已一閃散了。這盤那箇打的。這碗那箇砸的。值飯廳雖知道。却不敢說出姓名。沈鳳林也拿他們無可如何。一日合當有事。沈鳳林正在監督的休息室裏。忽然門鈴一響。一箇面生的走了進來。把了一封信。望寫字臺上一丟。回身跑了。沈鳳林拆開一看。原來是封情書。沈鳳林大怒。正待喚人查究這送信的人。是那裏來的。這封信是誰人寄的。暴跳未了。李搏鵬等兩三人忽然闖了進來。看見這封信。伸手抓了去。出了監督的休息室。嘴裏大嚷道。請看監督情婦之書。一路嚷了出來。即有許多學生圍着要看。搏鵬索性拿到講堂上。當着大眾朗誦一遍。衆學生一齊鼓噪道。監督是我們的表率。現在監督犯了淫行。當如何處治。以儆官邪。講堂上登時大聲忽起。沈鳳林氣得目瞪口呆。自己不好意思出去。叫監起居的去約束衆學生。監起居的去不多時。踉踉跄跄跑了回來。說他們要拿這封信去告訴制臺呢。沈鳳林道。奇了。我非但沒有這回事。并且不認得這箇人。他們明明做了圈套。來誣我。他們不去告訴制臺。我還要告訴制臺。務須澈底清查。把主使的人。斥退他們一兩箇。以儆效尤。監

起居的得了這句話。又跑將出去。照樣說了一遍。衆學生方始散了。沈鳳林有箇脾氣。喫了中飯。必須睡午覺的。剛纔躺下。便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等到醒來。喚服伺的人進來打臉水。一眼看見桌子上亮晃晃的有樣東西。原來是把剪刀。心裏想這樣東西是那裏來的。正在疑惑。服伺的人端了臉水進來了。沈鳳林站起來洗臉。服伺的人失驚道。大人你自己的辮子呢。沈鳳林伸手一摸。辮子已經去了大半截了。怪不得頭頸裏亂蓬蓬的。沈鳳林這一急非同小可。一面喝叫拿人。一面吩咐提轎子上院去。說是拿人。這人那裏去拿呢。況且是監督的休息室。除掉教習學生之類。沒有一箇外人。明明是學生弄的鬼了。沈鳳林當時暴跳如雷。及至轎夫把轎子端整好了。沈鳳林匆匆坐好了。擡出學堂門。剛出二門。有許多人圍在那裏看。沈監督的辮子。高高掛在那裏。旁邊還有一張字。大約寫的是沈監督私通蕩婦。擅自往來書簡。不顧廉恥。不惜聲名。加以割辮之刑。以期儆戒云云。沈鳳林上了院。訴明了原委。制臺也沒有什麼法子想。只叫把李搏鵬。柳張等三人斥退了罷了。沈鳳林一條辮子。可是白白的貼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學究新談第二十五回終

姬文

第二十五回 炫東家驢子吹牛皮 押西牢委員露馬脚

話說古老三尙小棠當夜爲了捐照的事。去尋常宮保門政。商量一切。一時急切難見。次日一早。尙小棠又趕到古老三家中。催逼老三來尋。是日恰逢禮拜。老三正是游散的日子。老三便寫了請條。約了這門政。到海天春便飯。並約小棠一同晚餐。到了晚間。小棠遂赴古老三之約。其時半夜笙歌。六街燈火。正是嘈雜的時候。小棠惦念着陳太史之事。無心留戀。急急忙忙。走到海天春。尋到古老三座上。一看。滿座坐的都是熟人。除了道臺衙門門政周榮卿。便是常宮保門政。以及包探癩痢阿五。新衙門差頭林老頭兒。再有幾箇報館訪事的主賓雜坐。頗極歡洽。也是滿堂聲伎。並不寂寞。尙小棠也便坐下。叫局點菜。無非是些老花樣。也無可記的。酒闌人散。老三便對小棠說。那件事已經辦妥了。你還是今夜討回信去罷。小棠點頭稱是。遂各自分散。小棠再跑到汪步青公館裏。步青並不在家。又尋到金小玉家去打聽畢雲山。恰好雲山步青都在一起。彼此招呼讓坐。問及古老三那張合同之事。小棠只推不知。等不一會。樓下傳呼客來。

有人走上樓梯。卽問畢老爺在麼。小棠側耳聽去。明是古老三的聲音。深恐兩頭見面。說話不接頭。露出馬脚。幸喜畢雲山乖巧。知道汪步青這箇人。有財主脾氣。不願見古老三的面。忙呼娘姨大姐。領到外間坐下。小棠也不出去。靜聽古老三發話。無非是一派誇張之言。一會又說。我是新拜北洋阮大臣門下方纔。弄到這箇差使。這裏上海道就是兄弟的。把兄弟這裏新衙門委員都是兄弟的。晚輩就是常宮保也不敢難爲兄弟。見了兄弟。還要客氣三分。我本來不願意當這箇差使。因爲馬上就有阮大臣的兄弟調我兄弟到蘇州去做帶兵官。我不過暫時代人經手的。我的東家也是阮大臣本家。雲翁你想。像兄弟這般的人。難道會做假戲的嗎。步青未免太多疑了。雲山聽了這一派炎炎大言。竟無從回答。只得唯唯稱是。古老三又道。步青他既敢和我立合同。我也不怕他少的。步青他當的買辦。我會有本事。明天就要常宮保撤他的差事。步青在裏房。雖未聽得明白。倒是雲山捏了一把汗。恐怕兩箇人見了又打架。忙敷衍過去。請他到樓下自己相好的地方暫坐。遲刻再說。古老三揚揚得意。卽分手下樓。走進葉如花房門。對着葉如花道。這些臭買辦。弄了幾箇錢。又不懂做官的道理。便要和人拌嘴。這不是梅香要和小姐爭風嗎。如花也覺得做着一戶有光彩的客人。自己臉上也添

了。光。彩。也。可。借。此。在。相。幫。烏。龜。娘。姨。大。姐。面。前。嚇。他。們。一。時。便。興。頭。的。了。不。得。忽。而。說。茶。冷。了。又。不。換。茶。忽。而。又。說。煙。燒。壞。了。又。不。換。煙。打。雞。罵。狗。弄。得。樓。下。人。一。片。聲。快。響。小。棠。靜。聽。聲。聲。入。耳。不。覺。暗。中。好。笑。原。來。上。海。這。班。富。翁。如。此。無。用。的。從。此。遂。起。了。一。箇。輕。視。之。心。這。裏。雲。山。受。了。古。老。三。激。刺。不。覺。動。怒。接。連。寫。了。幾。張。請。客。條。到。處。找。尋。陳。太。史。一。一。回。復。俱。說。不。在。雲。山。反。急。了。送。了。客。走。之。後。便。到。陳。太。史。公。館。親。自。來。尋。坐。待。許。久。也。未。見。回。大。家。都。是。酒。色。昏。迷。之。輩。除。在。火。頭。上。不。能。辦。事。一。時。火。性。過。了。又。將。這。事。擱。起。來。了。倒。是。小。棠。專。在。此。中。討。尋。生。活。反。催。了。古。老。三。好。幾。次。要。向。汪。步。青。索。這。筆。罰。款。汪。步。青。只。要。自。己。捐。照。不。錯。不。上。人。家。當。那。張。合。同。上。罰。款。不。罰。款。以。爲。有。了。陳。太。史。這。位。朋。友。斷。不。誤。事。也。置。之。九。霄。雲。外。并。無。心。掛。及。此。事。單。單。一。位。尙。小。棠。以。爲。這。些。富。翁。都。是。無。用。的。廢。物。樂。得。訛。詐。幾。箇。錢。花。用。花。用。大。凡。人。一。存。了。歪。心。就。沒。有。好。結。果。於。是。日。復。一。日。時。時。逼。着。古。老。三。來。催。雲。山。向。步。青。要。立。索。罰。款。雲。山。始。而。不。問。繼。而。看。見。古。老。三。勢。脈。來。得。兇。自。己。想。想。也。不。犯。着。幫。了。汪。步。青。得。罪。古。老。三。就。此。向。外。推。出。不。管。古。老。三。又。只。得。來。逼。步。青。終。是。賊。膽。心。虛。又。恐。過。於。激。烈。惹。起。旁。人。代。抱。不。平。無。奈。節。關。已。近。別。處。再。無。張。羅。又。經。不。起。小。棠。的。日。夜。攛。掇。久。而。

久之竟忘其本幾次來向步青力索步青不是推出門就說是生病古老三看得待他太淡薄也不免動了真氣看看節期將近又是步青親筆簽字的東西這一次要弄不到手一筆大錢上海也不用住了竟自橫了心向各處書差說好了竟自在新衙門告了一狀新衙門向來老例只要有了公事便可出票傳人過了幾日新衙門傳票出來大家以爲此案都可以借此發財那一箇不趕着去辦不一會傳票到了汪步青的公館裏汪步青一見大爲不悅世上那有捐了官一點光彩事沒有進門倒先喫官司然而木已成舟怨也無益只得硬着頭皮再去找雲山再由雲山去催陳太史說不了再破費幾箇送禮請花酒果然捐了官便有了聲勢那怕就在這裏打官司這些場面上的人都肯幫忙的傳單一到早已有人通知商會做了保人這箇案子就此延擱下來了古老三向來聲氣廣通但是認識一班當底下人的不是管家便是包探原差古老三雖然滿身官氣滿口官腔終是嫖客出身脫不了滑頭格式滑頭脾氣究竟於官場一道多半隔膜看官你想造一張假照尙且不會得標碓連箇年月都一概會得紅字其餘沒有見過世面的笑話多也多極了閒話少說書歸正傳當時新衙門把這件案子延擱下來大家彼此沒事也還不至於失面子誰知古老三手頭空虛一心要想發

橫財日日去。遞催呈新衙門不得已。又出傳票。汪步青事到臨頭。也知躲避不過。只得自己去尋陳太史。陳太史知道步青是箇富翁。也便降格相從。請進客廳會面。步青再四懇求。陳太史不得已。就在客廳當面寫箇信。送到常宮保公館裏去。常宮保回信說不在家。步青只得託了又託。暫且辭出。到了第二日。要上堂時候。步青只推有病。叫一箇跟班的投到新衙門委員。知道他是體面商人。也不好發作。只得暫且攔過一邊不提。這裏步青着急。等了一日。陳太史回信也不見到。不免又到陳太史公館來催。陳太史說。我現在有一筆帳。尚缺二千銀子。實在心緒不佳。無暇顧及。老兄的事情千萬你去託別人去罷。步青一時福至心靈。便道。這是小事。只要老兄肯代兄弟幫忙。這些小事馬上就送來。暫用決不誤事。陳太史道。我們雖心性相投。究竟是萍水相逢。那可就講通財大義呢。步青說客氣。將來仰仗的事多呢。陳太史道。如此。我是脫空了身子。沒有事。我便今日代步翁辦去。彼此約定。告別。一時步青送到二千銀子莊票。陳太史上就到常宮保公館。告知此事。常宮保馬上帶了門簿一查。查了許久。並沒一箇姓古的。是辦捐務差事的。顯係假冒。詭詐不禁。大怒。立刻傳了新衙門委員到公館。吩咐要他拿究嚴訊。新衙門委員遵奉憲諭。回了衙門。立刻加差鎖拿。這裏門政得了消息。趕

忙到古老三家裏報信。偏偏老三不在家中。只得告知古老三的如夫人。如夫人又聽不清楚。也無從去找老三。真真古老三晦氣臨頭。新衙門的差人。並不到別處去尋古老三。偏偏走到西蒼芳葉如花家去尋。一尋就尋到了。不由分說。竟自和包探走進房門。一鍊子鎖了出門。你推我挽。把一箇古老三和強盜一般。捉到巡捕房去。這裏早有人通知汪步青。步青又連接陳太史的信。知道詳細情形。喜不自勝。次早即預備上堂打官司。趕忙辦齊了二品頂戴。買大帽子裝頂子。好不興頭。這裏又有人通知尙小棠。小棠知道此事。一定要連累到身上。左右一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不如溜之乎也。樂得大家乾淨。主意已定。連夜趕上輪船。回到南京去了。單只剩下古老三。次晨一早。解到公堂。審問。一時汪步青也到新衙門候訊。堂上問到這案。開口便問古老三。是那一年奉札。古老三道。我並未有奉過札子。不過代朋友幫忙勸捐的。華官一想。這頭一句話。就問不出他的假冒憑據。外國人最重憑據。同坐有領事。未便再問下去。就改口問道。你如何藉端拆梢汪大人一萬銀子。古老三道。我們並不敢拆梢汪大人。現有筆據。在此。請堂上細看說罷。便將合同呈案。堂上問官打開一看。便問誰先寫合同。汪步青道。是他寫好來的。要我簽字的。堂上又問見中是誰。汪步青說也是他的朋友。堂上又

問見中何在。原差趕上前。低聲說道。見中昨夜已經逃走了。堂上就拍案大怒。這麼說。來不是顯係圈套。訛詐拆梢嗎。外國領事最恨的是拆梢也。指着罵道。代姆。俘虜代姆。俘虜。堂上華官見了領事動怒。只得判道。拆梢是真罪。應監禁六箇月。領事道。太少。要監禁一年。遂批定一年。華官心中又恐外國人疑心。得了富商的銀子。又將汪步青傳上來。說道。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簽這箇字。姑且小小罰你一罰。罰你五百銀子。做善堂公款。將此合同銷燬完案。下而原差便叫喝把古老三帶了下去。汪步青也退了下來。聽見古老三發感慨道。今而後我曉得交結包探差人。竟自不能幫我一些兒忙的。浩嘆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市聲第二十五回終

向來取那放任主義。任他兩人攜手言歡的。老人。又且見他兩人水乳交融模樣。自己心裏也十分歡喜的。老人。陡然間監督加嚴。却是爲何？

可知老人心念雖長。却想不到他兩人之間。起了愛戀。只道他孫女兒兀自孩子般童。心未改。不識不知。

又想這兩箇小兒小女。正是天生就一對兒。他日年大長成。若能對勁愛戀時。俺儘他們遂了心願。那不好麼。兩人既有這心願。俺索性叫他結爲夫婦。那不好麼。恁地想來。不是孫女的幸福。又不是俺的幸福麼。

誰知這番思想。却反做成老人不幸的根基。他兩人愛戀既出了萌芽。直使老人的心。被他們當頭一擊。這一下子。老人的苦痛煩悶。種種逼上身來。他兩人誰還去理睬看管。由此老人臉面上。皺紋日多一日。身體也日瘦一日。漸成了風前之燭。草上之霜。

八

兩人的愛慕越深。那老人的監督也越嚴。任是片刻。也不肯放開眼睛。定要將菊枝管住。因此上他兩人也沒有機會。將心裏言語說明。惟有早晨？晝間？夜晚？焦慮藥思。挨一刻如過一夏。總沒得箇好好的間隙。

可知越是壓抑。兩人戀情越是增加。更加明天乃是本島便船駛來之日。這一天晚間。提起別離情緒。春雄不禁淒然。他再沒有拋捨眼前美麗少女。離去此島之心。菊枝也是這般。斷不能別了真情流露的青年。獨自一箇遺留在後。兩人心事。惟有將四隻眼暗暗相傳。古語道得好。心有靈犀一點通。正是這般情景。

在老人那邊。明天乃是脫離苦悶之日。知道要合春雄相別。爲欽仰他那手技藝。只預備做箇送別筵宴。祖錢於他。依舊用薯蕷釀酒。烹調下五六樣着菜。接待春雄。

春雄起初喝這薯蕷酒。有些辣口。到得這時。倒也習慣自然。但覺今晚這辣味。簡直不是辣。早已變成苦味。好不難喫。如飲毒一般。自從入席。只端起杯子吮了一吮。看那坐在一傍沒精打采陪侍勸飲的菊枝。怎還能下得咽喉！

老人心裏不能不痛恨。却並不憐惜於他。但因他鬱悶非常。反覺不妙。當即勉強殷勤勸飲十數回。

春雄難以強辭。只得將一杯酒一飲而乾。正在出神入定。只聽傍邊。

「這會兒再喝一鍾。」

「呀、好好好！菊枝。怎地那樣迷惑茫然。你喝……」

菊枝這纔清醒。也喝了一杯。老人又對春雄。

「哪。請再飲一杯。」

「那樣好麼？」

「很好着。兩杯萬喝不下。今番須我請老人飲了。」

春雄既喝了兩杯酒。膽子畧大了些。

「這箇老丈。今晚我這春雄呀。有一件事要和你老商量。願老丈俯聽則箇。」

「毋消客氣。但不知老兄商量的——」

「並非爲別。乃是菊枝姑娘的事。」

「結婚一事麼。若是這事。須求原諒。」

「嘻。」

春雄只叫了一聲。以後就說不出話來。

「本人自己的意見。也不探問探問？」

「不管本人的意見。老夫替他辭謝便是。」

「呀。恁地作爲。實在叫人不解……」

說着。暫時無言。

菊枚聽春雄初說之時。早是臉上羞紅滿面。縮着兩手。粉頸低垂。額角上顯出三四滴淫淫嬌汗。

春雄又轉了話頭。

「這事據我胡亂想來。或是我的過失。也未可知。老丈却究竟怎樣。若是許我做了女婿。令孫女我就帶往東京便了。我左右前後。只一個。又不能不謀。這孤獨悽情的生計。可不是一生不了嗎。——呀。當真。若是老丈有什麼不能放心。我定必安然無事。報答老丈之恩。我雙親既亡。又沒兄弟。只是單身一人。若是老丈定要長住此島。我也住在這裏。不論到什麼時候。總盡我的孝養之道。若是肯去東京時。我就作伴前去。任便怎樣。我決不違逆老丈的意思。情願藝術家也不做了。野心也拋棄了。我只爲合着我心中理想之人。便是委曲我自己。心思做這島上看守燈臺的燈臺。守渡過一生。也不厭惡。——呀。當真。姑娘在我身上。或比我的幸福。加上幾倍。也是難說……」

老人道。

「明白了。明白了。老兄的心。老夫十二分明白了。既然老兄說得那樣親熱要好。老夫斷不有忘。自必銘在肺腑。……菊枝。你若忘了。也是泊沒天良。——也罷。如今菊枝十分愛慕老兄。老兄既那樣說時。老夫這裏也有好多商量。須老實對老兄講。——這其中有一件最不能辦到的事情。若將此話說明。那愛戀啊。深情啊。一朝就能豁然地覺醒。約摸老兄。也能揣摸得知。想老兄那樣遠的程途。直到此小島而來。只可惜小孫女年幼無知。又只一身獨自。沒箇幫扶之人。照這境遇。只索決定心腸。無情終古。任是老兄什麼話。也不能遵依。老兄趁明天便船。駛到本島。再由那裏回歸東京。做箇顯煥的美術家。顯身揚名。豈不是好。——好在老兄出神畫手。菊枝面貌。從今也能現出世間。老兄或是因此積下怎樣的功德。也未可知。俺們兩人。在這島中。天天早啊晚啊。只一片誠心。祈望老兄飛皇騰達。早日出山咧。」

老人說到這裏。低下眼睛。禁不住流出幾點老淚。那凝神靜聽細心揣想的春雄。突地屈下腿膝。蛇行進前。

「那箇麼。定求老丈垂聽。定求老丈擔承。我河田春雄。也須是了丈夫。一經對老丈陳明。任是有怎樣的事情。任是有怎樣敗興的事情。若要將神聖不可侵犯的愛戀。

就此驚醒！世上可斷沒那樣的男子。不論怎樣。總須求老丈允許纔好。」

老人迷惑起來。

「老兄說到這話。道不得是不近情理。老夫幸託知己。有些機密的話。要對老兄明言。但若要小孫女的夫婿。那是萬難應允。快請把這條心念。拋撇了罷。」

說到這裏。又轉頭向着菊枝。

「我兒且暫時走出門外迴避。」

九

「似俺們這等家門。因果想世界上原也很多。雖是這般。但舊在東京。却也是小小知名的身分。拙妻早則死了。後來生下一箇小女。那一年。意欲在外邊某處贅入一箇女婿。當時不曾細細探聽。那人家。却不道他家不甚清高。小女單爲那人才。藝出衆。定欲和他結婚。別的一切事情。都不留意。也不詢問分明。——自從贅婿以後。當真外人箇箇稱羨。道老夫得了好一箇女婿。他夫婦二人十分恩愛。生下來的。就是方纔那箇菊枝。菊枝三歲之時。正是離今十四年前秋天。不料女婿忽然害了病症。先前那般美好的容顏。霎時間變成紫黑之色。說也可怪。那肚腹。無端腫脹起來。

醫生診視。道是癩瘋。——這一下子。不但老夫一人喫驚。家下任是誰人。也沒一箇不爲愁苦。就是小婿自己。也不知病從何來。恁地真箇不了不了。那樣污濁的骨血。和入俺小女優美骨血之中。真箇不了。但也無法可施。小婿再三剖辯。說自己委實不知病由。求岳父寬赦。情願懺悔而死。噯。少年之人。性情長得固執。陡的鼓起全身氣力。飛也似跑出家門。投身在那日光華嚴瀑布之中。跌墜死了。小女聞知此事。也悲哀得如發癲狂。追趕夫婿之後。又打那瀑布裏湧身一跳下去。——這是什麼因果。什麼命運呢。老夫早是厭倦風塵。無心戀世。但願也跟隨他兩人之後。撒手歸真。但回心一想。單遺下菊枝一箇孫女。——撫養他兩三年。誰知道那孩子將來長成了怎樣。偷然接着他父親血統。他的骨血。定必也是污濁無疑。可憐便得長成。也被世間人箇箇輕賤。斷無容身之地。想到絕處。噯。不如殺了罷休。老夫自己也死了結果。？但則。這可憐見的小孩子。所犯何罪。？當卽儘抱着三歲孫女。三日三夜。一般哭到天明。直到後來。忽然觸着心機。纔想到如今這般的境遇。——住居人世。浮沈飄泊之中。被人輕賤。又叫他人迷惑。還不如住居世外。遠離人間之處。恁地時。既不使別人嫌疑。自家也快快樂樂地。養生送死。雖是偌大箇少女。沈埋世外。委實可

憐。但念他終身之事。却反是這般。多享些幸福。這條心腸。既經決定。立即離了東京。從大島飄流起。渡經八丈島。伊豆七島。末了兒來到此島。當這燈臺守的職司。安居此處。簡直和老夫自己的土地一樣。過了十四年星霜。也算怡然快樂。如今儻然違依老兄的命。哈嘍。若是將孫女奉贈。老夫多年瀝血的苦心。不是一旦化爲水泡嗎。這件事不論如何。只得求請寬恕了。」

春雄聽了這些緣由。不覺也起了同情之感。

「果然。老丈那樣設想。我也並不勉強。但我既然出口。後須不能食言。任是血統污濁。菊枝須不犯什麼罪。我已立誓拋棄了野心大望。定要留居此島。做老丈兩人遭逢不幸的伴侶。和老丈兩人生死同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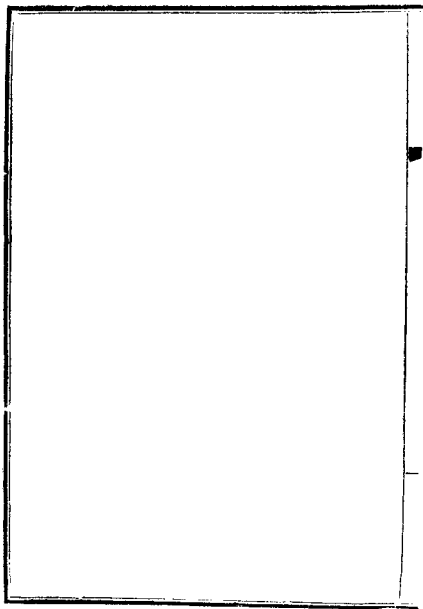
「恁地。倘然菊枝面貌。變成醜惡可厭的姿容。却是怎地。」

「若是因此改變了人心。斷絕了愛戀。須不是我這等人。河田春雄。乃是頂天立地的男子。」

老人很爲感激。只「唔……」了一聲。嗚咽着眼淚。一言不發。不料窗外「哇」的一聲。女子菊枝也泣出聲來。

十

這年十一月。上野白馬會開了展覽會。忽地現出此會開設以來。從未會有的大傑作。你道爲何。原來是一幅女神立在巖端的畫圖。執筆揮毫的人。誰也不知道。單聽得傳說。是吳羽島上的燈臺守。



小事
斥候美談

科楠岱爾著

日本高須梅溪譯意
中國錢唐吳 樽重演

(上)

無數法蘭西軍人之中，自從英國惠靈吞將軍部下軍人當令。直到他末代之時。有一箇生性固執一見可怪的士官。當時法人之中所作所爲很多不端之事。也有擄掠搶奪的。也有蠻橫兇暴的。更有游手好閒。終日賭博。鬪很放蕩的。實可算得有玷軍界了。但有一層。這却不但法人如此。英人之中。也有這般行爲。若定欲將許多污點。盡行推陷在法人身上。可是不能。惟有隸屬法國馬薩拿將軍麾下那一箇士官。所犯的罪惡。任是後來世間的人。不知原因。就此按下不論也。須到底不能寬恕。終要被人發覺。終要受千古的唾罵惡聲。

當時這件事情。被英國探知。那些不通軍旅細情的地方紳士們。發起一點真情。動了憤怒。那些百姓們啊。手插泥中。望天神膜拜。祈禱着懇求。顯箇靈感報應。你道犯那可怕。恐可怖惡孽的罪人。究竟是誰呀。乃是我一箇相識充當坤甫蘭驃騎兵威岱那格拉。

下
候
美
談

特大佐。大佐在驃騎兵營裏。體格嫺雅。馬技高強。衆人本稱他是一箇好騎手。自從六箇旅團的輕騎兵爲始。以及一班貴族家婦女。莫不箇箇愛敬於他。那樣一等好人物。犯出那般大罪。真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莫說大佐生來想不到。任是旁人也不易輕信。還有這話中更爲不可思議極奇極怪的。爲了那高尚尊貴的紳士。犯了可惜之罪。一霎時歐洲偌大半島中。已是沒一處不毀罵攻擊。誹謗譏評。誰知犯罪人聲名雖則敗壞。至於緊要的本人正犯。却反誰也不能知道。誰也不去追求。這件事豈不稱奇詫異麼。

若說那位大佐性情。自從生長。直到死沒。既可算他所長。又可算他所短的一件事。你道是何。原來乃是剛愎堅強固執自信八箇字。因此上。他一生爲人。約摸至少也有幾千箇英人。意欲乘機謀害他。絞殺他。只因他意外犯罪。無端身死。這纔就此了結。他平日當在下等咖啡鋪子裏喫飯。和鐸梅奴爭鬪之時。每每當着熱心熱腸聽他演說的大衆。追懷歐洲各國所畏怖的拿破崙大皇。演說那時代興盛威嚴情狀。又揚揚得意。敘述自己的功名勳績。富貴榮華。

如今俺試將他所談功名勳績。做箇介紹。記述與世上看官們知道。可知大佐生來善。

於辯給談鋒流利。舌粲蓮花。爲怕不能描畫他的本意真情。所以此篇就用大佐自敘體格撰述而成。

那時候正是一千八百零十年歲末。俺和馬薩拿將軍還有別的幾多一夥軍人。擊打英國惠靈吞將軍所統的軍隊。已追趕到達伊軋爾河畔。那地界約距厲斯奔二十里。遠近可怪。英兵任我追擊。儘着奔逃。俺們陡然觸悟。陷入敵兵詭計。倘有埋伏。定被他一鼓而擒。當下敵兵就在名喚脫拉貝特拉斯地方。築下堡壘。佈成森嚴可怕的長蛇陣形。可憐我軍入了死地。絕生絕命。一步也不得進。

英軍那時橫側遮斷了半島。西都洲我軍深懸敵境。離本國境界很遙。巴若科一戰。已明知英軍實在不可輕侮。這就不敢輕易冒險。捨命前進。除了向敵兵陣裏舉起全力堵截衝打之外。再沒別的方法。約摸我軍和他對陣。有六箇月之久。其間馬薩拿將軍們紆籌運算。心力交疲。以致滿頭毛髮也惹得皎白。如同霜雪。這是後來聽見旁人所說。但俺那時雖則處那樣境地。却還不致過於辛勞。心裏着急的。只是軍餉馬糧和士卒們休息調養之策。

有那閑暇的時間。你道幹什麼事呢。只在鄉村田舍裏飲酒。真過得快樂。光陰有一處。

地名三塔關。很多嬌麗美人。那都是閑話。如今母須細講。有一天馬薩拿將軍差下一箇來使。叫傳俺前去。俺就起身。跟他後面而行。到得那邊。只見將軍在一張桌上。展開一幅極大的平面陣營圖。儘着低頭凝看。及見了俺。面貌默默地。什麼話也不說。只刷的如電掣般向我瞥了一瞥。那模樣很叫俺萬分疑惑。不能安心。俺想他喚我來。定必要詰問什麼重大事情。再看將軍形容。十二分神經煩惱。隱藏着大大不安。難堪之色。那時俺身上臉上快樂的氣概。反倒能使將軍恢復元氣似的。忽聽將軍開言道。

「格拉特大佐！聽說你生有非常勇邁的氣象。可是麼……」

俺想這話問得蹊蹺。難不成暗中藏有針刺麼。但俺偷然謙遜。不應反見得自己癡呆。當下惟有撞着脚上鞦韆。鞦韆兵靴後脚腫上釘着一個行箇敬禮。將軍又問。

「恁地時。你騎馬。可見是高手咧？」

俺不答。只默然點了點頭。

「本帥又聽得你騎馬之外。就是擊劍。輕騎隊中。也沒人能趕得上你。」

這時俺纔知道將軍的話。確是真心。後來他還恭恭敬敬。申報到兵部政府裏去。當時將軍又道。

「這箇你且看這地圖。咱們如今倚靠什麼立地就知道了。哪這是脫拉貝特拉斯路綫。你瞧敵兵占據着無限廣大的大地。簡直處處能夠擺布陣營。因此上若能一經渡過這條地線。那位在厲斯奔和敵兵中間的二十五英里大平原。纔能奪作我軍所有。如今本帥倚仗着你。就是這件。只因惠靈吞那厮將軍隊怎樣配佈。若不知道一切都是枉然。哪爲此必須你親身進入敵地偵探他們調兵情形纔好。」

「噫。這是何等危險可怕的事！將軍只一箇將令就把俺的肝膽嚇得粉樣碎冰樣寒。沒奈何惟有答道。」

「將軍閣下。吩咐將令焉敢有違。但小將是箇輕騎兵大佐。將軍叫去幹那斥候偵探的。勾當怕總不得奏功到底無益。」

將軍還沒聽完。登時闔然大笑。一面將手搭在俺肩甲之上。一面說道。

「哈哈哈哈哈……爲因你性急。所以派你做那輕騎兵。若好好聽本帥的言語。我爲

什麼要將斥候偵探等事。來吩咐你。這不是很明白的理麼。怎麼樣。那馬……」

說着。隨引導俺出了營門之外。傳命獵兵牽出一口高頭駿馬。俺看看當真那馬是箇世間稀有的神駒。毛片栗色。尺寸不很高。頭殼很短。聯着粗而又長的頸脖。一望而

知是亞拉伯產生的佳種。肩膀和腰筋骨非常堅勁。兩腳異常細瘦。俺見了那馬。心境覺得爽然。真所謂美人和良馬！同是世間珍貴之物。像俺這樣一箇年屆七十古稀的老人。到得今日。實逼處此。無可逃遁。不容我不依。但則當時心裏怎樣的害怕。怎樣的耽憂。看官們諒也。略能揣測知道了。將軍又指那馬道。

「這是哨軍中第一口良馬。名叫濮特格羅。就請今晚從側面哨兵隊裏騎了出去。抄過敵軍之後。打從別箇側面回來。將敵兵分佈情形。報本帥知道。」接着又道。

「你穿着騎兵大佐的軍服。任是被敵兵擒住。做成俘虜。可知凡是斥候。斷無被殺之理。毋須着急。況且敵軍營壘四處散開。自能好好地不使敵人看見。偷入敵陣之內。將敵陣四周約摸一格爾特之地。環繞一週。到得侵曉時分。途中避過敵兵。閃向別條小路。不可走那大道。但若事不湊巧。待到明天晚上。不見你帶着詳報回來。噲就當做你被敵兵捕虜。必命配忒利大佐前來。將你交換回營。」

俺聽罷將軍的言。早已撲的飛身上馬。驅駕着這口珍奇的駿品。割刺刺自由自在。望草地裏奔馳而去。先自顯顯俺手段高強。這一剎那之間的歡悅。和那自負之情。真是言語不能形容得出。你看馬也好。人也好。隱隱只聽得身背後馬薩拿將軍也嗶嗶叭叭。

叭拍起手來連聲讚道好工夫好身手委實超羣出衆。

俺跨在馬身上穿着短小馬甲在風前飛舞得飄揚如此來往旋轉到第三回經過將軍面前正在奔雷掣電般疾駛時候只見他眉開目展微微現着喜容那氣色明明是相信俺幹這件差使定能立功奏效這箇檔兒俺就在馬上廳的拔出軍刀舉起刀柄高高幾乎當着嘴唇行一箇最敬的敬禮這纔回身一直跑回營房離鞍下馬。

自從俺受了將軍命辦這件緊要差使營中人已沒一箇不知部下的兵卒們齊出營門之外鼓起沸熱般真心轟天價一聲喝采俺看他們對着將校那般流露真情推誠懇擊不覺潛地裏流出幾點眼淚。

那一晚天氣略爲有些陰沈於俺的機會遭逢却是很好但想若有些被敵人看見的處在可壞了大事當即輕輕解下韁繩浴水般一些兒不敢聲息帶出那馬颯地跨了。上去懷中藏了地圖磁石將令書等背脊上負了沙貝爾槍當真冒了百千萬箇險就此前行。

篩子裏灑糠般細雨淅淅瀝瀝的下降月色無光天空黑暗和往常優游自在清悠爽朗的晚景大不相同俺先想到俺辦了此事以後莫大的聲名身子陡然輕輕飄然好。

似登仙說不盡。希望愉快之感。此局終後。又現出一箇功名。腰中那口長劍。定然立變成配登官杖。法國職位原來壯年時代。每每發這些空想。做那功名富貴之夢。如今追

思往。事實是毫無果敢勇毅之心的原因。那時在六萬人數法軍之中。特特地選拔一箇我那料得眼前每月只收入一百法郎的進款。種着馬鈴薯過渡時光。嚶壯年時代！希望！戰友！落花流水。影事前塵。驀地一撒眼去了。如今什麼也不留蹤影。

且說俺當時那樣風神。直往前進。路啊。正出脫拉貝特拉斯高岡上面。從此越過一道小溪。還看見英軍燒殘農房的舊跡。有一道境界線立着。俺更向櫛樹陰裏疾馳。抄出桑安忒尼屋寺院旁邊。恰好正當着英軍陣營左翼。俺勒一勒馬頭。轉向南方。悄悄地上小邱。這是遵依着馬薩拿將軍將令。預先算定避過敵兵耳目。第一安穩的道路。看來這第一步已是順手萬全了。

夜色啊。越更深。沈一尺以外。連自己的手指也。不得見。俺身在這黑魃魃大闇幕之中。放寬韁繩。緩緩地攬轡催蹶的走。漢特格羅果然也按着道路而行。真是老馬識途。那時俺左顧右盼。眼睛沒一分一秒停留。只防莫被敵營燈火照見了。不敢懈怠。

約摸過三下多鐘。依舊守着那般形狀。留意前進。如此情形。料想前途沒甚危險了。直

到天色黎明，已抄出敵營之背。這纔略爲催快些馬步。那地方一面是葡萄田，又當着冬令時候，草木凋零，平原空曠。俺自己先做箇若無其事的心地。

迴頭打四面一看，嘻，那是怎的？英軍的步兵營哨線並不似馬將軍輕視於他。道他是一重原來，却有三重。可知俺這所衝過的，加上幾倍，可怕必須衝突過三重營壘之中。那時心裏兀自得意呀，正在高興，忽地緊對俺身體閃出一道燈光，緊接着又露出電光一霎的槍筒和那赤色的軍服！緊接着又霹靂相似打入俺耳大喝一聲：

「誰誰在那裏走！」

至今想來兀自要肝腸發冷。噓，知道不妙，撥轉馬頭，向右跑啊，跑啊，好似狂人一般。也不知高低前後，飛跑逃避。敵兵舉起五六響的小槍，一齊攢射那彈子呼呼噓噓飛擊過來之時，俺好如無緣無故新募到的軍兵，聽見那般響亮，不知是什麼東西崩塌壓倒下來，真正形同狼狽，一生懸命，除了拚死逃亡之外，穩住了再沒第二箇妙策。

(中)

俺自己不知不覺，約摸着南方逃了有五里多路，遠近了。在路一直用火藥，忽然間那口駿馬也不顯蹶，也不呻吟，跌踢一聲，向地下倒了便死。

看着可憐。敵兵槍彈直望肚腹下穿來。他勇氣一些不屈。精力一些不弱。一氣奔放。蹶
地飛馳。滿身銳氣。還不曾銷磨沒地。倒先送了性命。你瞧這是我軍第一匹神駒。直到
臨死時候。也與衆不同。超羣出類。俺一股哀痛惋惜之情。直覺動肝澈腑。那時俺自己
的長劍啊。長鞭啊。都不知往那裏去。其實俺既離了馬。也不似箇輕騎兵了。但則怎樣
纔能逃出敵兵重圍呢。噯。可笑可羞。俺忘却了自己也。跌倒在死馬骸骨之上。惟有斷
頭絕路。嘍歎了幾聲。仰頭一看。夜漸漸的放明。東邊天上。觀出一抹淡紅顏色。過了半
下鐘。頓如萬道金箭。照射八方。只有西邊還不曾朗亮。回想直到此時。得以安然無事。
來到這裏。如今第一緊要切莫在這。一霎時中被敵兵瞥見。倘然做成俘虜。可連將軍
將令也不能繳銷。須不能不受大辱。想俺做武士的。遺憾隱痛。再沒有過於這般的了。
但則不論如何。任他是萬夫不當的勇士。遇見這種情形。也不容不驚心落膽。眼睛一
刮。徧身勇氣。就撇上雲霄。幸而俺執定不屈不撓的意志。自己勉勵精神。覺得於黑闇
之中。微微還有一線光亮。要想衝過這重難關。當即奮身而起。離開死馬身旁。想箇最
妙的方法。如今天已明了。儘着在此不歸。今兒這一天。須隱身到那裏去。若是夜間。打
定主意。總是潛逃。無奈白晝。價不能用此計。那時也不容我思索。隨先將馬身上鞍轡。

等物。端取開去。丟藏在深林亂箐之中。使人認不出。是法軍營裏的馬。然後自己再找。那日間隱身的處在。

打眼一望。這邊那邊四面。岡上敵陣的篝火之中。周圍有人影子閃動。噓。原來到處有人。若被他們瞥見。鬧出大變。須不能不趕早逃走。可知俺立住的處所正在一箇曾經斧伐的葡萄園之後。什麼也沒有遮蔽。又加肚子裏一陣一陣覺得空空。有些飢餓。沒有法子。只得任命聽天。向那有樹林遮掩之處。偷着馳去。

跑了一陣精神益發疲倦。正在朦朧之際。恍惚見遠處有人家屋宇。軒露出來。緊又趕上幾步。適透出一戶大人家房屋之前。房屋橫首。又連着幾間細長低矮的屋子。這箇所在恰好正當三條大道相通的三叉路口。瞥眼一望。就知不是酒家。便是旅館。但窗戶裏並沒燈火。影子透洩出來。四面黑魆魆地寂靜得好似無人。但俺想這等很好的旅館。去處內中定有高等的士官前來住宿。恁地時俺入去。反倒迫近危機。自投羅網。還是走不停留的安穩。但除了這裏躲避。再沒別處可得安身。當即走上前去。湊近一看。那低矮的屋子。乃是馬廄小房門。却開着不閉。心中竊喜。道莫如閃入其中。探頭向裏邊。見牛羊等畜成羣。養着。外面圍着鐵柵欄。想是防人竊掠。再看一旁。

有一座木梯。俺不管高低長短。就望梯上登了。上去原來樓上堆的是枯草馬料之類。急不待擇一咕嚕爬滾上去。急急將身體隱藏起來。可喜這二層樓上一邊一扇小窗。望下一看。直能從旅館門前眺望到對面那條大路之上。俺儘着回頭轉目。留意看四邊光景。呀。果然被我預先料到。有不知那裏的高等士官。在此寓居待天大明。過不多時。只見一箇輕騎兵。齎帶着公文。乃走入旅館之內。不多一刻。旅館中忽地熱鬧喧嘩起來。接着好幾多騎兵士官。不斷送迎來往。又聽那些人嘴裏。口口聲聲說着。斯塔普列吞公。一會又見像似本地鄉間貴族。送贈英國士官的許多大壘兒美酒。俺禁不住滿口流涎。嚙子裏發了難熬難挨的奇癢。再看那些士官的氣色。白裏帶紅。非常美妙。臉上新用薙刀薙過。箇箇豁達軒爽。好不旖旎風光。但則……倘然那厮們知道俺。警人敵將在他近旁。不知是怎地作想。俺正在獨自一箇發現好奇心。忽地眼前立刻出了一件可驚可怕的事。

你道如何。原來是英人所幹極無禮野蠻的舉動。那箇被俺馬薩拿將軍封鎖着。不得出兵的惠靈吞。雖則軍隊不得移動。却一向平心靜氣。不見動彈。若按尋常。失望憤激之餘。定傳將令。叫全軍到將臺前。訓勉一番。將祖國怎樣光榮。國恩怎樣高厚。你們必

須潔己奉公奮勇上前拚命戰一戰的話。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不料惠靈吞却不如。此也並不鼓勵軍心振作士氣。反趕速遣一條快船駛回本國。命將那狩狐的獵犬取送前來預備叫部下士官們和獵犬一同疆場用命看官諸君可知俺這話斷不是捏假俺以前早聽得有獵犬在脫拉貝特拉斯哨兵線之後每一禮拜三次出行如今却變成親眼目擊的實事。

你瞧先前所說門前那條道路上白啊黃啊的狗共有三四十頭那尾巴樹立起來簡直似近衛兵槍上刀頭一般漸漸的現近前來狗的中央和後部還有戴尖頭帽子穿着赤色外套的三箇人騎馬跟隨那是威風凜凜的獵師犬師之後你道完了麼更又現出騎兵一隊種種不同的衣服裝飾三三五五結隊成羣一面談笑着。一面漸走漸近俺鼓起我隆隆勃勃的敵愾心當作局外旁觀人秉公判斷不免輕蔑於他道他們被我軍圍困不能脫逃若要捕縛起來好似籠中捉鼈籠裏弄靈不怕他五遁了去這是閑話丟過一邊且說當時大兵一概走過俺窗戶之前不知到什麼地方止住從此就不見了。

又過一刻則見一位穿着和我遊擊隊不同的青色制服老士官緩緩策馬而來身體

啊。肥大得臃腫不堪。腮上長着半白半黑的鬚髯。到得旅館門外。立定了。和一箇揚手相迎的騎兵營中軍傳令士官談話。那時俺聽得明白。也很懂他們話頭。這纔想到俺學習英語果然有用。先聽那傳令士官問道。『那裏有開會。』老士官答道。『阿爾塔拉。』傳令士官又道。『佐治君。這時候不遲麼。』那邊答。『爲因有軍法會議啊。斯塔普列吞君。出去麼。』那時旅館的窗戶。照得透明。一位穿華美軍服的端莊流麗少年將校。伸出頭來。笑道。『呀。馬都立君。將令書又到。這就不出去罷了。但隨後必行。』老士官道。『恁地麼。我也延遲了。須騎馬出去。』說罷。又要出來之時。那少壯士官吩咐傳令士官道。『叫馬夫將馬配掛了也好。』傳令士官登即跑往不知那裏的馬廄裏去了。約莫幾分鐘前後。一箇帽上釘着徽章。矯健靈捷的馬夫。牽着一頭駿馬前來。

俺素來不曾見英國上等獵馬。起先不知是怎樣東西。及至看見這匹馬。不但風神美妙。而且背脊又高。肩幅又闊。又強健。又美觀。駛走的快捷。簡直和鹿相似。毛色漆黑。頸啊。肩啊。兩足啊。蹶毛啊。沒一件不是完完全全。天生成功的。映在太陽光之下。毛片似黑檀般膩而有光。舉起蹶來。恰好如翻鉢一般。輕快無比。更聽振鬣一嘶。真箇驍悍。真箇英壯。俺出生出世。也不會見這等美到極處。健到極處。天生成體魄調和的馬。從前

當那亞斯忒爾軋等事件起時。聽說英國輕騎兵騎馬勝過我近衛騎兵。總是奇怪。不肯輕信。如今眼前見了英國駿馬。那一團疑惑。纔消滅得無影無蹤。

旅館門口有緊結繩的木柱。那馬夫走入屋內之時。將馬就拴在木柱之上。霎眼間。忽地老天給俺一箇大好機會。這是何等大幸。原來除了名馬。漢特格羅之外。又得這一匹世間無比的神物。倏已在俺手中。若是俺身體在他鞍轡之上。從那出來之時。早已聽的馳了開去。毋消說得這樣。想罷。片刻也不待躊躇。直打樓梯上飛跑而下。出了馬房門。鞭繩早執在手。刷的飛跨鞍上。聽見背後不知主人啊。僕人啊。大聲高叫。怒若牛鳴。俺怎還有心神工夫。管那些事。放開兩腳。鞦將那馬一夾。兩夾陡然和乘風騰雲般翻起。兩蹶來。俺顧不得別的。單只認定了方向。用盡生平手段。嚼枚疾駛。只要離旅館愈走愈遠。任便走到什麼處。在總是不妨。走了一會。不知什麼時分。那馬已向葡萄田。賽過電掣般飛過。撒了兩三回眼之後。俺估量。和那追趕的人。已離開數英里之遙。自己已逃到什麼去處。却還不知道。那時想好了。登一座小山之上。從衣袋裏取出一管筆來。就將眼光儘望得到之處。繪一幅詳細精密的敵營圖。又畫一張邊界畧圖。就此回營繳令。

俺騎着馬。直望前進。非常安穩。但在馬上畫圖。却不是容易的事。爲什麼呢。那馬時時將兩耳豎起。昂頭擺尾。俺的臂膀。格格震動。又忽地剗刺剗刺奔馳。起初不知怎樣。纔好過了一會。那下面檣樹林之中。忽聽得嘩嘩。嘩嘩。一種響聲。很爲分明。內中有一聲鼓角。陡然价漫野轟鳴。緊接着又變成怕人的吶喊之聲。俺那馬一霎時間奔躍跳躑。猶如發狂。眼睛裏走了血鬣。駢上撲落撲落的抖顫。又忽地鼓起全力。望上一躍。彎着身體。向左右兩邊搖擺。俺不知不覺被他將手中紙帖顛落在地下。

嘻。你道起了什麼事情。俺舉眼向下面谷間一眺。呀。空前絕後的壯觀。映到俺眼簾之內。原來並非爲別。乃是先前所說狩狐的獵犬。剛在那裏擺隊。却不見有狐。只有獵犬數千。豎起尾巴。低垂鼻子。汪汪喊叫。幾聲。就此結隊追跑起來。緊緊聚在一堆。看着猶如一大片黃絨氈毯。在那裏翻動。後面跟着驅趕的。乃是一大羣騎馬武夫。你瞧。那是何等壯觀。何等威風。

一箇大軍國的種種模型。都聚集在這箇獵場。其中也有穿着獵裝的。但一大半純是軍服。或是青龍騎兵。或是赤龍騎兵。或是腳踏紅皮直筒禱的輕騎兵。或是綠色線槍。

兵此外還有礮兵穿着嵌入黃金穗條制服的槍兵一時五光十色看不分明真可算得如火如荼星羅棋布再看一邊有步兵士官騎馬圍行總而言之任往那裏一看只覺漫山遍野紅赤之色。

俺局外人從高處臨下眺望則見大隊之中很有些巧拙精粗的分別但不論那一箇總是用盡生平之力在那裏奔走馳驅任是上官啊下士啊總在這捲心旋渦之中團合着如潮水般推迎洶涌只可恨俺危難在身連暫時也不容俺觀看再加那馬呢是很暴如狂的島國人所豢養生性本是驍悍況且驍悍的馬之中更選出這頭幾倍驍悍的馬來又況且這是訓練成功的獵馬他聽見犬吠聲音猶如俺們軍人聽見喇叭號令之聲一般着啊這箇怎能耐得住躍啊跳啊顛撞啊後來索地咬嚼那馬嘶馬口裏的中國北方叫做嚼口幾乎嚼斷一不留意轉瞬如迅雷般飛下岡子來早從那獵犬後面奔跑而出俺再三不斷喝叱又拚着死命挽勒韁繩那裏有些用處暗想此馬主人定必用那種斯奈福爾馬嘴另是一種和尋常馬口不同纔能駕馭可知他那張口猶如鋼鐵一般若使俺們軍夥雖則能將酒纒撥開槍彈須也不能將此馬牽勒回來那時俺全然失了大望再無生氣惟有伏在鞍上儘着等待最後的大難到來預備罹於非命但俺一面懼

怕一面又不能不驚。那馬不知究竟爲何。俺半生半世從不曾騎着那樣快馬。只覺奔馳之際。腰間拖着一陣疾風。如雲如霧。簡直如獵犬飛跑一般。一結風聲啊。不斷。你聽。廳向耳關刷過。又刺刺地好如撲打。掠過俺的面顏。

那時俺身上服裝穿的是極素淡顏色平常的短甲上衣。這則如此但一軍而心裏耽得慌兀自把帽子上飾的羽毛拔下拋棄了。這箇你道得能遇救麼。當時偌大一片圍

獵場之中。花花綠綠的服裝。況且大家都聚精會神在那裏趕狐一箇人也沒有將眼睛留意到我。任是瞥見也不能發箇癡。想到有箇法軍士官雜在他們隊裏一同獵狐。驅犬俺混入其中也學着騎馬追趕真真萬分危險之時。却倒得暫時間安安穩穩。這等境遇位置可算是笑話。奇談不容俺不暗自失笑。又暗自慨歎。

先前已說過了。他們騎馬的方法。有叫什麼上手。下手。二。三。里路奔馳之際。約莫手段總是相同。只聽得別歷別歷撲喇撲喇之聲。那上手的緊尾着犬而行。下手的却遲得緩緩地。宛然散兵攻擊模樣。至於俺自己却是難言。那馬神逸得過很好似有知覺一般。稍過一刻看看已駛出他們一夥兒前面。

瞧啊。如潮水般過了原野。那時在犬隊後面跑的。只有六七箇人。俺附在赤衣騎兵之

後閉眼而行。忽然心血來潮。俺自覺頭腦之中。突地浮起一點奇妙的思想。可笑。連俺自己也猶如發了狂。嘴裏喊着。趕那可憎的狐。也有半分像是習練運動的氣象。俺當時喊道。可憎的獸奴！你能勝過我麼？且勝我一勝。瞧你的性命。早也在我手中。須逃往那裏去！呸！原來俺突起了這樣勇往向前的爭競心。富真夾在英人隊裏。向英人爭那狐獾。

俺被這爭競心一激。後來又和蒲里斯忒的粗暴漢子。鬪起拳來。這種遊戲。要得賽過癡狂。再沒比他有趣的。俺想俺橫堅格外加起速度。儘向前進。如今犬的身傍。跟隨着的。不及三箇人。這般情形。那裏還怕被敵人看見。只將捉狐一事。當作第一箇緊要主意。罷了。當下俺發矢。般加上一鞭。又趕過一箇人。乃是和俺相做的輕騎兵。這就在俺前面的。只有兩人。一箇穿着黑外衣。一箇是先前在旅館之前。看見那箇青衣。噉兵士。官。他那灰鼠色鬚鬚。在風中飄颺。騎着馬。很有威風。約莫一里路之中。總是照樣馳走。俺又奮力夾馬前驅。就趕上最前面。當俺追着兩人。過他們身前之時。正和一箇面相略爲頑固些的英國騎兵。相並而行。俺而前有一羣犬在着。再前邊一百步遠。近地方。又有一樣。蒼色的東西。在那裏動。原來正是一頭狐。看他形容。俺的血不覺忿湧大。

喝一聲。畜生如今再逃一面。又對那騎兵大聲勸。勸一面。還和他握一握手。彷彿顯俺眼光精妙的意思。那時候俺和那狐之間。只有的是犬。可知起初打獵之時。最要緊的是犬。及至後來。若要趕過那羣犬。却是很難。倒有些棘手。先前那箇騎兵和俺一樣也。困乏極了。只跟在犬後。再不能進入那狐之前。原來他本也是箇好騎手。所惜者。略少些機智。但從俺的地位說來。倘若不能打勝這箇障礙。可也大大失了俺坤甫蘭驃騎兵的聲價。俺到得末了。依舊被那狐犬逼陷。遭危。真是漫天價的羞恥。當卽事急智生。高聲大叫。又將馬很鞭幾下。

「且住、且住。」

那騎兵如此叫俺停留。你道爲何。原來他想到自己身上的危險。但則俺擺擺手向他微笑。告訴他俺是本領要算第一的意思。那犬啊。果然在俺面前閃開一條路。回想那時定有兩三頭犬。跟着俺馬足之下。也未可知。俺那有工夫去管那箇。但聽得後面騎兵喝采之聲。俺又屏一屏息。趕過一夥犬羣。益發出了狐的前面。嚶天哪。那時俺的得意歡喜。以及和英人爭競。將他打敗的驕盈心。那能言語形容出來。你想三百多人中間。拚着死命。猶如夢中疾馳狂奔。取到那動物一點兒。乃是誰人。誰知却是敵營中一。

箇士官的我。俺意外想不到爲着法蘭西帝國爲着我輕騎隊中戰友又爲我一家爭得無大不大的光彩榮華。

恁地一步一步越望前進越近着狐俺最後顯俺的手段正在此時當即將薩貝爾槍刷的一拔向空中搖擺幾回後面那些勇敢的英人連聲喝采。

但俺在這場中一同獵狐豈不是意外之事雖有幾多被俺捕斬但因狐身過小很爲玲瓏反多團結着逃走他大不容易到得後來俺每一劍後面格外喝采了又喝采可慶俺時來運到最後的勝局已在眼前俺就更使出生平本領好似從前一刀之下斬殺俄羅斯皇帝的副官時候一般扭轉身體向後一擊趁勢斬了下去好啊有趣啊那狐身早則化爲兩段身體和頭顱分離兩下兀自飛得老遠俺當即迴顧後邊將鮮血淋漓流淌的寶劍搖擺空中這一剎那之間俺覺得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這時已聚集有五十騎英人各自擺手馳向前來俺見那敵人贊賞也當做無上的名譽心裏非常歡悅那時候看他們也斷不是遲鈍的英人啊豈知不然任是爭戰任是遊戲但凡有奮勇驍悍之人在前他們總要心動因此上流露真情不由不連聲稱賞先前那箇老騎兵當時和俺最近仔仔細細看俺模樣之時不料忽地驚得幾乎氣絕。

張開了嘴。儘着展開兩手。茫茫然。突立不動。俺想不如馳近前去扶抱於他。告訴他一番喜悅之情。又覺得這是俺應盡的義務。當即將他保護住了。但想以後任是說得怎樣優美。若他們陡然覺悟。知道這般那些英人定然要來捕俺。既如此。可知斷沒別的指望。只將俺力所能做的事。幹得成功。已算萬幸。那時屯駐營陣的我軍哨兵。看看相離不遠。也是偶然機會。湊巧來到這裏。俺就掉轉馬頭。揮一揮薩貝爾。向敵軍行箇敬禮。回頭向我軍那邊而行！

但敵軍騎兵們。並不見俺是逃亡。總道俺棄了羣狐。另往別處平原找那些好打的東西狩獵。其實俺眼望着我軍營陣。直前馳去。他們也不知是法人。如今好似知道是敵。登時有三百勇士。搶先如潮水般迫趕上來。及至趕到我軍礮彈能到的界線之處。忽地結做一團。將身停住。呆着不去。更還搖着手。轟天价起了吶喊之聲。

俺仔細凝想一番。道他們斷不是懷挾敵意。詛罵於我。不但這般。他們見我技藝高強。也不管是外國人。却要圍着我。激賞俺的妙技。由一股贊歎之情。發出來。聯翩喝采。以上乃是大佐自己的話。英人將他做讐敵看待。自在情理之中。這也是彼此復讐切恨的一箇原故了。